

今天再次站在水街与新马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在雨中静静地等待城市上空的钟声敲响。望着对面标志性的建筑物，目光落在尖顶塔楼外面的表盘上，像等待一场盛大的花开的声音，内心生起美好的情愫……

几天前，我从水街出来，刚走到十字路口，突然一阵“当”的钟声敲响，正在疾走的我突然停下脚步，站在原地，静静地聆听着这像是从空谷山林里传来的悠远、肃穆而庄严的钟声。钟声进入我的耳膜，心中莫名地感动着。这无意中听到的钟声，成了心中余音绕梁的雅歌。阳光朗照，蓝天白云下，我仿佛看到一群雪白的鸽子扑棱着翅膀，凌空飞起，鸽哨声声。在阳光的照射下，那些撒向人间的光吉片羽，让我百感交集，眼中开始潮润起来……放眼望去，城市的街

我所在的环卫公司里新来了两位职员，西装笔挺、皮鞋擦得可以照见人影。上了一天班，两人的脸上都写着失望。按公司规定，不管学历多高，刚入职时都要拎着扫帚去扫大街。年轻人被烈日暴晒了一天，话也说得直白：“这不是我想要的工作！”其实，曾几何时，我的想法和他们一模一样。为了挽留两位年轻人，我把我们的故事讲给他们听。

2010 年 6 月，阿坝州岷江造林局下属企业——都江堰市岷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宣布全线停产。当时正值灾后重建时期，建筑材料需求旺盛，面对关停，很多工人想不通。我的心情也非常复杂，但这个时候，我的精神一定不能垮。我对员工们说：“当年，我们‘岷江人’在艰苦的环境里植树造林，誓要把荒山变林山。今天，面对都江堰人民‘绿水青山’的选择，我们必须支持！”

建材公司关起来轻巧，上百名职工的路又在哪里？考虑到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相关部门也正在推行城市环卫市场化管理，2010 年 8 月，都江堰岷江环卫服务公司应运而生。面对“环卫”这个全新的课题，员工分批去成都学习。按以往的经验，“培训学习”就是住酒店、听讲座、再考察考察。我去学习时，也是西装革履，一位阿姨递给我一把扫帚，对我说：“搞环卫，就得从扫大街开始！”应该说，自己能挺过去，靠的是精神传承，靠的是心里的一股劲。想起企业关停时，一位老职工流着泪说：“我们当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创业，现在也可以由零开始，从头再来！”我的心里就澎湃着一种力量——再难，也要带着大家闯出一条路！

几经周折，公司拿到了第一笔业务——都江堰市壹街区的道路清扫保洁环卫服务项目。刚开始，公司只有一台洒水车，一台清扫车。办公室只有一大一小两间，总共五六十平方米。办公

静听钟声敲响

兰静(四川)

道车水马龙，身边的路人行色匆匆，每个人似乎都在往前赶路。

我们有多久没认真地完整完整地阅读完一本书了？有多久没抬起头来仰望美丽的日月星辰了？有多久没俯下身来用温柔的双眼注视那些葱茏的草木了？有多久没特意专门来到钟楼下只是为了静静地聆听钟声敲响了……

我站在飘飞的细雨中，承受着来自天空温柔的触摸，静静地等待钟声敲响的时

刻。天籁般的音乐开始响起，如一声声美好的祝福，我内心充盈着感恩、谦卑、敬畏。“当”，一声，两声，三声……我在心里悄悄地数着，直到九声，我仰头一看，尖顶塔楼外面的表盘，时针刚好指向九点整。

钟声如历史的足音，让我思绪飘到久远的过去。想起我们读书时候的钟声，那钟声是对每个莘莘学子殷切的期望，每敲响一次，就在提醒我们只争朝夕，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还有集体生产队的时候，农

遭遇

丁羊(四川)

今晨凉风习习，难得的好天气。很久没到古城没到玉垒山了，趁着凉风，逆着柏条河水而上，快步奔向天府之源。晨练男女清嗓的声音暂时盖过畅快的水声，祥和闲逸的小城醒来了。山清水秀是这座城市聚集的灵气。进入古城，建筑的形制、尺度和风貌，窄窄的街面，沧桑梧桐的斑驳，一如既往的亲切。

左转，沿着小巷，跨上几级台阶，就到了内江江沿。贴着河沿的夜啤酒长廊全都拆了，地面还存着被混凝土抬高的痕迹，十多年前临风畅饮的景象霎时回来，又迅速消散；这样，觥筹交错的喧闹与激湍的清流就多了几米的距离。仰天窝鱼嘴与节制闸连接的游步道处，内江被一分为二，灯光下，只需一点想象力，就可体悟亦真亦幻的感觉，听说这儿如今成了最红火的网络打卡地，每天晚上人潮汹涌。

想起一件事。有一年，陪着一位北方来的客人，站在江边观水，他盯着这一心向东的水流，久久没有转身，发出一句感慨让我大吃一惊：“怎么让这么好的水白白流走哇！”神情肃穆，似乎眼含有泪。见我解，他随后解释道：“我们那儿最缺的，就是水呀！”是的，稀缺的才珍贵。

到了柳河的最上段，不能沿江边直行了——临江的商业街纳入棚改，正拆打围。宋代护城河的柳树已然不在，今晨的绿枝婆娑，一样的柳风遗韵。幽雅的民宿、酒店，这里应该是游客的世界……今天的明媚真好。

收拾心情，享受这清晨的美好，穿过幸福路，步入玉垒山公园的大门。直直的上楼梯，奔玉垒阁而去。到了岔路口，右上是城隍庙，直行是玉垒关，我疑惑了，上玉垒阁应该右上吧？一位穿旗袍的女士正收拾服务台的东西，我问道：“直行能到玉垒阁吗？”她微笑点头：“能的。”一步一步，在逶迤的石阶上前行，青绿簇拥，鸣鸟啾啾，蝉声有一阵没一阵的。“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就像窖藏的老酒，愈久愈醇，让诗句的意境再体味更深一些，留待下次上玉垒阁，也凑几句打油诗来。

左下，折向西街。一夜的放松和喧嚣之

民靠天吃饭，钟声如一年二十四个节气，提醒人们不要耽误农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聆听钟声，是一种心灵的愉悦。我们需要晨钟暮鼓，草木虫鸣。阅读自然，清澈我们的眼神；聆听钟声，撞击我们的心灵。从现实的纷繁中跳跃而出，站在另一个更高远的境界看世间万象，人世间的名利浮华皆过眼烟云。一切都由心而起，就像此刻的钟声始终在内心深处鸣响，帮助我们重新建立起人生路标。

其实天空离我们很近，我们却离天空很远。

在雨中，我默默地再次凝望对面的建筑物，转身朝家的方向走去。

雨停了，太阳出来了，一束阳光照耀在我的身上。

后，西街还未完全醒来。早起的母女俩，坐在临街的窗前，用着早餐，女儿说着什么，妈妈笑着点头，很温馨的画面。继续往下，找着一条小巷，右转，来到了内江边。五六个游客，应该是一大家子，轮着拍照，他们所取的背景是宝瓶口的江水。前行几十步，隔着绿色的铁丝网，下面就是翻卷的激流，被飞沙堰挡住的江水经过伏龙潭短暂的挽留，径直奔最窄最窄的宝瓶而来，将积蓄已久的势能和福泽释放给古称“天府”的平原。

渴了。从内江边过导江楼，不上南桥，穿行南街，一路的店铺开了，主要是旅游特色商品，一些是面馆，终于在幸福路的交汇处，买到一瓶矿泉水。一口下去，半瓶水没了。有点饿了。出发时打屁吃了点东西，扛不住这一路的奔波和消耗。对，还是尝尝熟悉的味道——到井福街吃荞面。

“生意好做什么？”我问。

“马马虎虎。”老板回答。

“一天能够卖三百碗么？”

“前几天最热的时候，还要超过。那几天到的是游客，南桥上内江的风凉快，挤满了人，像下饺子似的。”

“棚改了，以后你的店咋办？”

“不是棚改，这店也开不下去了。”我吃惊地问：“咋的？你这是祖传的吧？没人接吗？”

老板有些黯然转而平静地回答：“我都开了三十多年了。只有一个娃儿，他不干，在一个公司上班。我都六十五了，什么都是我干，很快就干不动了。”

我把碗里的小块笋子捞起来，送到嘴里，让老味道在唇齿间留连久一点。吃完了，准备离开。一位六十来岁，穿着红花裙子的妇女走了过来。老板很自然随意地说了一句：“天好过。”

我以为是顾客来了，没想到红花裙子女直接走到厨房操作间，背对着外面，声音传了出来：“她过好哟！”

我补了一句：“天地都好过。你们老两口有趣！”他们是夫妻，今天凉爽，拿天气打趣。

没有其他客人来。别过老板。我转过井福街，走到北街口，遇着一个久违的朋友——他在里面的街区有老房子，很亲切地寒暄；末了，谈到棚改，谈到了荞面店，谈到我的惋惜。他淡淡的一句：“棚改拿到钱，走人，还开什么开！他们应当庆幸着呢！”

作者简介

杨君伟，笔名远近、瘦鬼。作家、资深文人、出版人、书法家，现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草书研究会研究员、中国艺术摄影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艺期刊联合会副主席、金牛区文联副主席、金牛区作协主席。从事文化工作四十余年，个人先后组织策划大型文艺创作活动 100 余场；先后出版作品集十余部。荣获“成都市 2020—2021 年度十大天府文化风尚人物”称号。

主任职务。但是小区里还是常见他给花草修枝施肥、捡拾塑料垃圾等勤劳而乐于奉献的身影。

光阴荏苒，一晃来到 2022 年。一天下班回来，见小区大门外左侧空地上扯起一个灵棚，耳听路人议论：“王振抠昨晚无疾而终，享年九十六岁……”

我一听，原来是王振抠走了，赶紧回家告诉妻子：“王振抠走了，我们去吊唁一下。”

我们准备好以后向灵棚赶去。走拢灵棚却傻眼了，棚子上方一行字：“沉痛悼念钟元洁同志”。咋了？不是王振抠嘛！

刚要转身，棚子里传来小陶的声音：“王大爷，你老人家走好……”于是回头往灵棚里看，唉呀，好多人在里面！有不少生面孔，更多的是小区内的住户……

于是走进灵棚，迎面一个大花圈，上面左边字条：“钟元洁同志千古”，一打听才晓得原来王振抠本名叫钟元洁，山西人，是州林业局党委书记任上离休的一位南下老干部。

次日一早，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出现了：多年来他先后资助读书的八个大学生陆续赶来了，他们中有现任大学教授、国有大企业厂长、工程师、军官、还有两个在读博士生……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下午王振抠两个儿子赶回来了，一个是海军少将，一个是某军工企业的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啊，王振抠，你怎么会是振抠王？你咋个这么抠啊！你咋个抠得连自己的真名和家庭真实情况都懒得示人呐？

职场故事

王振抠

臧野声(四川)

可以将就穿，回家再换嘛。”于是他用一根麻绳把鞋底连同脚板一起拴在鞋帮上，就像穿一双满窝子草鞋的山乡人……没两个小时，麻绳磨断了，鞋底吊在脚板下……导游小妹见了，赶紧过来，幸好小妹身上有几根橡皮筋，躬下身把鞋底给他套牢。”

“哟，好耍！”

“不一会儿，天下雨了，众人赶忙上车。偏偏这时候老头的鞋底又张开了，他在泥泞的路上跑不快，冒雨拖着一双完全不成型的破鞋，吧嗒吧嗒地甩起雨水四溅……那模样怪怪的！导游小妹冒雨扶着他走，两人淋湿透了……老头拖着一双破鞋上车了，刚坐下来，一边整理着鞋子，一边‘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居然有滋有味地哼起了歌儿，逗得全车人哈哈大笑。”

“真逗！确实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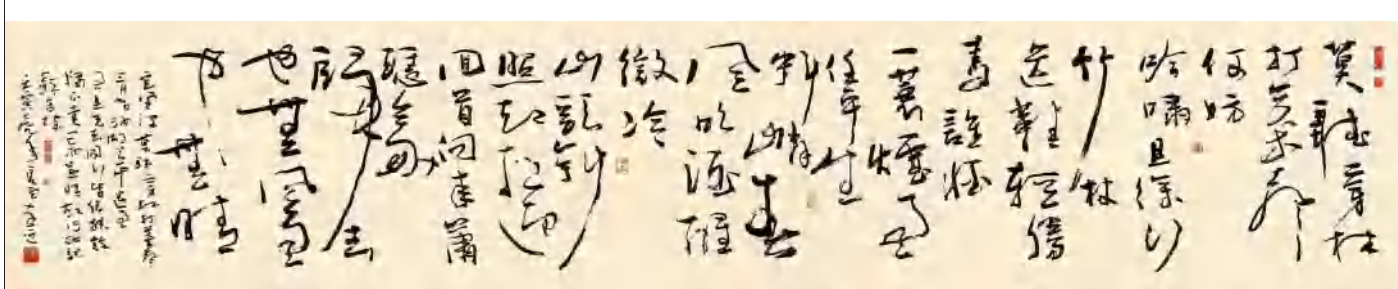
“好个怪老头！确实可以叫振抠王了。”

“振抠王，倒过来就是王振抠。”小陶说，“此后小区的人就叫他王振抠了。”

“他是不是家庭经济状况不好？”

“这个，好像又不是……你看他哪像一个没钱的人？伸伸抖抖的一个富态相！哪个会怀疑他缺钱？就是舍不得花钱嘛。”

“啊……”



金桂园小区门口，有一个古稀老头在阴沟里疏通水道。邻居小陶来帮忙，一番忙后坐下来。“小陶，门口清掏水道的老头哪里请来的？噢，这么大岁数了，还出来挣钱？”我问。

“他嗦，小区业委员会主任！”小陶答。

“什么？业委会主任？他……”我吃惊不小，“他咋个亲自疏掏污泥？也挣这个钱嗦？”

“不！他不挣钱，义务的，这是他‘王振抠’的本色！”小陶居然用一种赞扬的语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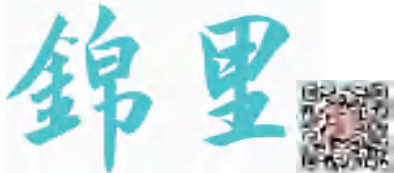
“王振抠？”

“对，有名的王振抠！”

然后，小陶给我讲起老头的事来：“老头应该姓王吧？因为他姓，人们叫他王振抠。这老头抠是很出名的，据说他家里洗脸是用旧瓷盆装水，洗漱台不用水，洗完脸的水拿来洗脚，洗完脚的水存桶里拿来浇花、备用冲厕，就是淘菜的水也不会倒掉，也用来浇花、冲厕呢。洗澡就更不用说了，用大盆子装洗澡水，备用冲厕。老头住底楼，天一下雨，只见他将盆、桶摆在门前院坝……接雨水以备用呐。为了省电，家里除了客厅外其余地方的灯全部声控，所以有人笑称：王振抠晚上洗碗——跳踢踏舞！因为一定要弄出响来，不然灯就熄了。”

“啊，是太抠了！”

“还有个更抠的故事！”小陶继续吹：“七年前老头去旅游，穿一双自己很喜欢的用了多年的皮鞋就去了。没想到皮鞋太旧，中途脱帮了，鞋底张开了大嘴，五个脚趾拇都出来散凉了。有人说‘大爷，脱下扔了吧！另外买一双。’他答：‘不，用绳子拴一拴还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100 期

锦里诗苑

古镇光阴(组诗)

楠枫(福建)

江南

江南雨绵
编一张细密的网
江南蒙蒙
织一条轻柔的纱
江南的春天
是燕子剪出的靛衣妆

江南，这幅秀雅的水墨画
几枝绿竹一汪相思
渗入古朴的唐风宋韵
是湿漉的梦中呓语
江南抒情的意境透过烟柳长堤
望你渐次清晰的容颜
在雨雾中不妨想象幻化成蝶
淋湿别离后的每首诗章

周庄

一张泛黄的老信封
一幅古朴的装饰画
一位静穆曼妙的流纱女子
在时空的隧道里晾晒几百年心事
如梦如幻——小桥 流水 人家
我心存怀疑自己是否一头撞进
遥远的明清历史
在江南 是谁
把我的心温柔地停房
像我与远方的爱人
那次久违的邀约

在古镇

品尝刚采摘的青菜和菜蕻
回味湿润的童年
徒步在古镇民风里
我无法阻止时光流转
在古镇的年轮间
拥着炊烟与丰满的季节
亲切交融
在古镇巷子里悠闲漫步
我收获了失散已久的淡泊心境

龙潭峡冰瀑布

睡美人一般楚楚动人
在深山幽谷缄默不语
积蓄一个季节情感
等候春天迟来的答复
什么语言都显得多余了
我慢慢接近与冰的距离
仰望默读
冰瀑布少女般的纯情誓约
我突然感到很拘谨
冰瀑布——我来啦——
我的爱慕表白软弱无力
而一旦春天回应
冰瀑布定会抖落一身矜持
纵身跃向甜美的爱情

蚂蚁

(外二首)

郑朝生(广东)

蚂蚁在搬家，从旧洞出发
好似在紧急行军
时序在变化，阴晴无常
在这闷热的夏天
田野里那些物种接近枯萎
口渴得无精打采
人们都渴望天气转凉
这一群蚂蚁未觉先知，一场大雨将至
它们不得不离开安稳的小窝
到安全的地方去
这样的生活一而再，再而三
它们以这样的方式携带光明来到人间

凤凰花

凤凰树歌唱于三月
四月风来燃烧出自然的记忆
风景是一种选择
夏天掀起新的风暴
那个捡起一瓣二瓣火花的人
就像捡起生命的星辰
在暗淡的日子火种一直在燃烧
而凤凰花的落瓣
被扫进了垃圾桶
在四月，也有枯萎的时刻——

一个人的清晨

小镇的喧嚣不止一天
从晨到昏，从晚到早
日子飞逝，人影绰绰
退于一边的广场舞
成为生活的一个影子

小镇如一本打开的书，少有人阅读
一个人独自行走在字里行间
雾霭笼罩花圈，披上灰白大衣
花丛交头接耳，水珠在身上滚落
呀，我陶醉在虚无缥缈的清静

忽然想起还要看的《什么算是一首好诗》
这本书安静，又暗潮涌动
似乎在倾诉什么
又似乎不倾诉什么
它像花朵，仿佛又是果实
我是一个迟来的崇敬者
像一个前来领取礼物的小孩
胆怯又欢喜地走进一个陌生的美学世界